海塘錄

一六

欽定四庫全書

海塘録卷二十二

内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五

序

海潮賦後序　　唐　盧肇

夫以濬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踆躔之數

[stamp]

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
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
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
溢天問猶疑而北户承陽地維何隱稽夫豨氏之業也
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
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賓酬嘲敢云早惠
既不用蛉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壓長者執
經堂奧避席嚴師自悟牖間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

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海潮圖序

宋 俞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槖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鰌出處皆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為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倫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

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從來不絕皆繫于月不繫于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亦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

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為潮虛于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為潮生于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于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為晝潮望巳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

始皇未足以擬其壯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洩分防決淮隄撤猶不得形模其彷彿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吳兒可狎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産有煩苛其涉有陷沙煩苛豸也蟓螯比也形如飄瓦呀吻衆多狎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實沙之雜也多淖則人之履踐不實涉者俄而陷溺則僵為汐之濫君子者曰操舟者子其神乎憑乎虛舟凌乎巨

城海寧州詩序

元　貢師泰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户衆陞為州其後又以潮決南岸州將盡入於海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投璧沈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内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江浙分有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龍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至則下令聽民自定其力之上下以均其傜有不實輙治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慴服貧

懦感德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
為東南保障矣

海寧水利圖志序

明 嚴寬

惟王建國設官凡以為民焉耳矣民事曷重曰有本曷先曰有要本者何田里樹藝之謂也要者何水泉灌漑之謂也是故蒸民乃粒稷德惟懋而地平天成禹功實開之此固當務之急也三代而下罔知貴本親要疏鑿之說雖幸有存焉或失則誣或失則陋或失則勞或失

入於江源遠流長非大旱澇可以無慮惟近城十里地
名曰轉塘者河淺不足以為容塘小不足以為衛涸舟
沒路之患間亦不免焉耳此利害之關於一時者故曰
又次之議者謂浚河之土以加于塘則河深而水聚塘
高而行便矣此固周禮因地勢水勢之說在因時處分
而已矣固不敢重遺當道者憂也惟上塘之役工力頗
繁使驗丁出力則富豪者或以計免而荷畚輿嗟者類
皆無田之民今欲通力于兩岸食利之家庶合逸道使

民之旨而埧筒之制要當易以石閘信非捐貲公帑不可耳矧西湖曲防于富家吳家堰屬籍於鄞縣尤非下吏寬卑劣所得專焉者幸惟我公銳作興事計處之下奉以周旋則亦奚為不可至於海水潮汐世為邑患則又有甚焉者矣考之石隄之築創於唐添設於宋元增修於我國朝皆以數郡財力始克有濟正以據蘇常之上流為嘉湖之鎖鑰各與有責故均任其勞耳邇者海勢南奔乃悉一方之民以治之東興西廢財竭力疲惟

乖于時宜道謀或主于偏見若夫通其志不違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立言立功以垂永久顧明公酌處何如耳若曰下吏之言為必可行也則寬豈敢

海塘工竣序

明 沈懋孝

浙西屬邑在海壖者二十餘城獨鹽官之城去海甚近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束吞納巨洋之水地勢窄而湍迴急潮汐遂上其勢獨險異於他處夏秋間時有颶風先數十夜有聲潮乘風沸蕩排擊不一瞬間室廬物產

人畜立盡此捍海石塘所由設而塘在鹽官屢築屢潰常先為東南患所從來矣萬歷三年五月晦鹽官海溢中夜風雨挾潮以上勢高於城幸而迈風乃定於是捍海之塘盡破塘石漂入海者無算始議修築謂歷十餘稔費數百萬緡未有已也會中丞徐公始至經度工事藩伯舒公素以才望視河徐沛閒膺簡任守浙之西遂相中丞經兹大役凡石塘之創建修築幾三千丈内為土塘以附石塘又疏内河以防衝決始於萬歷四年七

月至五年九月訖工其費僅踰十萬於是嘉興太守黄君率其僚與其屬紀公之功屬言於余予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在守邊防轉漕之吏在守河防東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者天子之守也河之防疏塞非若海之不可以負薪捧土而下之楗也邊陲飄忽震撼鋒鋭固甚然其來有候其去有形乃海之患豈人力禁禦之者哉故塘之捍海其備甚於邊牆急於河隄萬一塘未及成成不若是速東南數十郡漂没淪蕪之患

不數武即濱大海全賴塘隄保障而寧塘又居杭嘉湖蘇常等府上游測水平者謂長安壩底與吳江塔頂相平保海寧即所以保嘉湖七府此所以浙省以海塘為首務也塘長百餘里皆係活土浮沙東自尖山西至仁和界翁家埠綿聯曲折塘之外為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河莊山為界河莊之南為中小亹約濶八里有赭山為界赭山之南為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紹郡之龕山為界水

注寧塘為害愈烈經督臣李衛題明將已坍之工
改建條石塘坦復於險要處圈築草盤頭以殺潮
勢此建築條石坦及草盤頭之原委也雍正十年
五月內上游水發又將西塘觀音堂翁家埠等處
老沙洗盡潮勢直逼內地署撫臣王國棟題明接
築草塘二千餘丈其地半屬海寧半屬仁和此又
沿及仁邑修築工程之原委也江潮日湧工程愈
急雍正十一年

旨允行即鳩工集料分叚興脩將舊存𥓂石危塘改建
修石塘一千一十餘丈脩整坦水八千四百四十
餘丈幫築土戧一萬三千九百餘丈塘內坑漊酌
量填補俱於雍正十三年冬開工乾隆元年五月
告竣伏秋大汛賴此無虞元年冬又將仁邑境內
李家村沈家盤頭寧邑境內九里橋等處未幫土
塘四千三百三十餘丈再行加築俱於乾隆二年
六月內完工其海寧繞城石工五百五丈亦於元

年八月內分委承築於乾隆二年季夏報竣至續
佑魚鱗石塘秙曽筠抵工之始見江海全勢直逼
北岸實難臨水興工議於舊塘後另度基址建築
業經奏允惟是舊塘之後綿亘一萬四千餘丈需
帑浩繁為日遲久自上年春夏以來仰賴我
皇上福德隆盛江海形勢漸向南趨自李家村至尖山
中沙突起聯成外障至乾隆二年五六月間東西
兩塘日夕漲沙較比昔年形勢不啻逕庭秙曽筠

審度水勢因時制宜議將舊塘基址圈築越壩開
槽釘樁改建大工謹遵
世宗憲皇帝不可刱移寸步之
諭旨以成一勞永逸之鉅工元自元年八月初一日奉
命由分巡淮揚調補海防兵備道不辭勞瘁奔走襄事
親受督臣指示石土工程並坦水作法表裏完固
高堅足恃外以障滄海之狂瀾內以保桑田之物
產近以拯一邑之墊危遠以捍三吳之沮洳上以

裕國家之經賦下以蓄生民之稼穡塘工一成朝
野交賴元雖衰經奔馳奔喪旋里亦與吳越人民
共慶平成也矣

杭志三詰三誤辨序

毛奇齡

杭州繁麗甲閭宇祇嫌其地陋褭而不廣僅可以
舒足而不能横肱每求其故則以江湖夾束之無
如何也乃杭人士自言曰杭幾曾有地蹋其足而
曰此曩時皆水也予怪之詰之曰何曰子不聞劉

道真錢塘記乎其言曰錢塘故西部都尉治武林
山武林山即靈隱山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曰浙
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江水逕其南
是自靈隱山以至江口皆浙江水也其中雖有金
牛湖今名西湖而與是江相混沌合而不隔然且
史記亦云秦始皇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餘杭也而酈道
元水經注即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

據而憑虛作是言者此中之誤當必有故焉而不
能發也康熙三十年予以醫痺僦杭州客有持神
州一書相諮詢者予乃發其誤并繙漢魏六代諸
史志作三日課因自拓其冠曰快矣哉天下書之
不足信盡如是矣乃稍據舊志抉前人致誤所由
作三詰三誤辨以佐閱志者拓冠之助

跋

李嵩觀潮圖跋　　　　　　　　明　張寧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强厲如秦始皇猶畏從峽中渡宋自慶歷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冲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潮盛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為太平樂事張思廉與二揚所題皆謂李嵩之畫嵩高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於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内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唯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

米之炊用是元圭難錫誠有如督撫公奏議者已巳秋直指劉公夙駕臨之檄下郡邑額設協濟塘費銀七萬歲得七百金三十年中乾沒者凡幾一旦聚而注之吾寧且檄嘉湖兩府輔其不足更不足則捐鍰金副之寧邑億萬生命衽席安之矣公復輾然曰蠹不剔則用不省任不專則事不立更殫心汰冗漁而專倚任時宣明旨以示策勵云季春載功役不及期費不滿萬而窞填庳峻窄廣脆堅一望百里之隄坦蕩如砥而胥溺之氓

天子命堅茲土民溺則誰溺也況督撫兩臺至仁極德
廑爾民憂設吾弛然畏難辭鉅避勞上貽兩臺之
勤閔而下諉咎於僚吏縱得以具文報塞詎吾志
哉爰駐節躬畫宰興敏築沈算濳計殫精焦髮始
治役覩浩浩湯湯曰匪神曷佑且必陳牲醴禱郭
門而南且呼且恫果遏怒汎乃利版築僉曰神鑒
格矣曰匪人曷集功即決口判列為號若散屬若
庶者分曹置監靡長勿褒其材若石楨囷櫃欂櫨

竹落其工若礪鍛畚鍤防丁椿户各懋乃司戌夜猶手降敎相諭荅問日命厨傳慰勞罔弗激弗勵僉曰人功修矣白民勞勿恤曷勸哉諸卒夫乏者賙寒者絮孱者餔糜瘵疾者急鍼餌人人忘勞死僉曰民氣優且勸矣而公每念必惕然勿忍潰民力捐槖金萬司計必親蠹蝕盡絕故鳩庀罔漏隄廣厚什半加舊按寧塘歴唐宋元明一罹厥災至乃淪山陷城決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今當宁傍

蟧之命問鐵幢之已廢訝木石之難堪仰惟神所
憑依豈必天之降罰也或者謂百川之血脈使然
非二公之精靈是主何以曹娥揚子曾無屹立千
尋而浙水錢塘偏是橫飛十丈或者謂左龕右赭
夾以成潮非前伍後文怒而作勢何以兩山具在
平時之出沒有常而一載以來此處之沸騰不歇
嗚呼威靈丕振即教地仄天迴憤恨難平漫說水
乾海老偶而呼吸儼若懷襄但長不消自朝又夕

人以神兮攸賴神於人也何尤伊昔錢鏐挽强有力比來寶達密呪多慈如藻功者請申四六之文辭不比尋常之祈禱衡雲開處端爲韓公海市見時厥由蘇子恃高深之陵谷水可能飛得光燄之文章川何難障伏惟明察少請餘威知世機原等於逝波而民事相安於樂土俾由公而遂及爰有我私假使天之可貪敢爲己力非然者後潮重水實自傳聞怒雪狂雷何關主宰則聰明正直旣經

申喬時為藩伯請於前撫張公志棟集浙之僚屬
謀所以治之者温州郡丞甘國奎議曰自宋景祐
間築石塘今將七百年雖幾經斷續而終賴石土
以足恃但荒石薄小不耐衝突且砌法亦未盡善
今欲圖久遠必購巨石選良工每塘一丈用石一
縱一横嵌以油灰鎔以鐵錠深根堅杵加築子塘
以為重障俟其沙漲可恃永久因繪圖以進張公
與前制府郭公世隆合疏以聞下部即以甘丞領

之未幾張公調江右趙公撫浙而郎方伯廷極適
來相與益勵其事倡義首捐士商繼之期年而工
已半時予方視學江左明年趙公移撫南楚而以
予承乏之茲土予下車亟至江上觀所經營則自六
和塔迤西工程尚鉅於是努力捐資期有成功
復自六和塔修至善龍嶺開山路三百餘丈又自
嶺脚砌塘六十二丈至華光樓止又善利院龍潭
上有各郡山溪之水奔滙於江埽望江門一帶而

入海海潮怒激挾江流而上捲刷𡽀塘素稱險要

特築石磯狀如偃月使海濤噴薄而來者與磯相

觸不得直逼𡽀塘即上流山溪之水瀑瀉而下遇

磯迴環勢遂渙散無復疾驅席捲之力𡽀塘及望

江門沿江一帶烟火萬家雉堞千尋恃為磐石砥

柱矣工既竣客有謂予曰自明府下車以來潮勢

日減此政尚寬和之所致也使如曩者驚濤泊天

晝夜再至雖欲此塘觀成其可得乎明府之德與

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漂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倣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澒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
之也況直渺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
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
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
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
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
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

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
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
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
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無濤或言投于錢塘浙江浙江
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
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沒子孫遺在可也今吳
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
怨若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

文賢聖惑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脈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
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
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
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
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
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
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放而行之冐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渾天之説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礔砿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淵谷在坑淵坑其為氣也或㘁

或呀或噫或嚱瀰茫湠漫澎濞沸渭澒洞滉漾渤潏滂沛涵澹淋滲潗濈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胸汩母陵背縱横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氣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憩於時元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萃立萬浦却走絶維推軸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牖江神海豨絶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

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

潮蹟

朱中有

或問燕龍圖潮論是耶非乎答曰試與子於一溝之内觀之引水淌溝則其水必平進於溝之半累碎石而為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斗瀉於下水之激涌無怪也燕公所謂潬者水中沙也錢塘海門之潬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進潮水未及潬則錢塘之江尚空空也及既長而冐之自潬斗寫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

或西無常地潮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涌震天動地峩峩
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潬耳故
錢塘潮候率遲於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潬
而後至於江其初來也從漸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
小也目力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
近則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潬中低處或從潬兩
尾滔滔以至於海蓋潬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
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青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

清江口潬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潬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于海道者莫不知之或又問子之說何如答曰欲知潮之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太極也絪縕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為之病焉何者為病常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又問答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汎再至一月之間為大汎者亦再一

歲之間為大汛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為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汛隨之此不易之理也又問答曰察於吾身而知之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蓋所受以生者既生矣則血為榮氣為衛血為陰氣為陽周一生而不可見者元氣之運周流乎脈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嘗息也攷之素問難經脈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脈行五十度為一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

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太陰寸口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又問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氣驗之管之長短不同其氣至其管應元氣升降有大小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汛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西興也雖以朔望

為大汛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閘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閘至五日始大或自十五至二十不登閘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或至二十三者潮亦登此無差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為之進退如前所云或攙前或落後其大概固如是也又問曰或有非時而潮忽大當汛而潮忽小者何也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汛而大或當汛而反小蓋適遇巨風之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

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進耳又問曰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乎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説實確論也陰陽生乎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昱乎晝陽氣特甚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廹氣不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格之於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鐵炙床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

得行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畏熱而小也日既入陽漸殺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消縮故指面皺而肌革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其不能伸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冬晝而能大者皆一理耳又問曰夏晝潮當小而能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答曰

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因陰冱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夜宜小而反大者冬當北風以陰方助至陰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

陰陽之變元氣之病耳又問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八月潮特大何也答曰何獨八月二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之潮有小有大二月八月朔望前後陰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

國朝

答潮問　毛先舒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塘之水澎

刻則中於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
午正子末初二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
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
月之中天中地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
秋則益壯所謂地勢者可詳與曰其勢有三錢塘
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二山馬屹相峙如門下有
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束故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
長欲入江束於山不得駛則怒譬人之欲入門也

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以爭門惟水亦然此山勢也水北捍南水緩而錢塘之水發丹陽經睦杭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於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尢緩他江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逞故為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逞則為怒潮此水勢也浙江方為巽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

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無當徒益
滋惑安客曰潮何以名為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
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為曰月者萬水之天
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於天中於地猶天子
之蒞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曰江漢朝
宗於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潮江也故窮歸宿則海
大江小溯原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為尊則亦可
以互為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汐者何故得無潮取

其朝至而汐取其夕至耶曰配以汐名或主此然潮之意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奚此潮汐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曉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汐加之辭也[illegible]潮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汐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海塘録卷二十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